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李辉 主编

萧

红

寂寞而飘零四方

汪凌 著

大象出版社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 辉 主编



萧

红

寂寞而飘零四方

汪 凌 著
大象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萧红:寂寞而飘零四方/汪凌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 2004. 4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李辉主编)

ISBN 7-5347-3366-9

I. 萧... II. 汪... III. 萧红(1911~1942)——生平事迹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8305 号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萧红:寂寞而飘零四方

丛书主编 李 辉

著 者 汪 凌

责任编辑 成 艳

责任校对 方 丽

装帧设计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(电话: 0371—5726194)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6.5

印 数 1—5 0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新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、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手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文字描述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像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、《弗吉丽亚·伍尔芙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，

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、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。同时，在正文之外，本书系还特意以“补白”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等文字。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更具内涵。我想，这样的编排，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、多侧面、更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是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、乐此不疲的原因。

2000年、2001年两年里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、梁思成、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。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，为此，自2002年起，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，“书系”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，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。我的设想是，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，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，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。

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。

2001年12月25日，北京

萧红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，她的创作生涯也仅仅十年的岁月。自1932年到1941年，她写作了近百万字的作品，其中，传世之作有小说《生死场》、《呼兰河传》、《马伯乐》和大量短篇小说、散文。在当时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中，萧红的创作和生活天地并不全然为人所理解，她时时处在一种“寂寞”的境地；但在身后，萧红却位列二十世纪中国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作家之群，并一直断断续续地被关注着，甚至成为一些小说家解构、重构的小说素材。



在日本的萧红是寂寞的。1936 年摄于日本。

船起航了，渐行渐远，海水的颜色变成了黑蓝色，萧红站在船尾眺望着，城市的影子已经消失在视野中，触目所见都是黑蓝黑蓝的海水，汹涌着波涛。这是1936年7月16日，萧红只身离开上海，乘船前往日本东京时的场景。身处大海之中，无论色彩的晦暗还是动荡的情形，都像眼前萧红的心情。

去日本的动机是萧红心中的一个痛……

萧红与萧军到上海后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艰苦困窘，《八月的乡村》和《生死场》在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下，以“奴隶丛书”之一、之三的名目相继出版，他们渐渐叩开上海文坛的大门。作为文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，报刊向他们约稿，有人把他们当作明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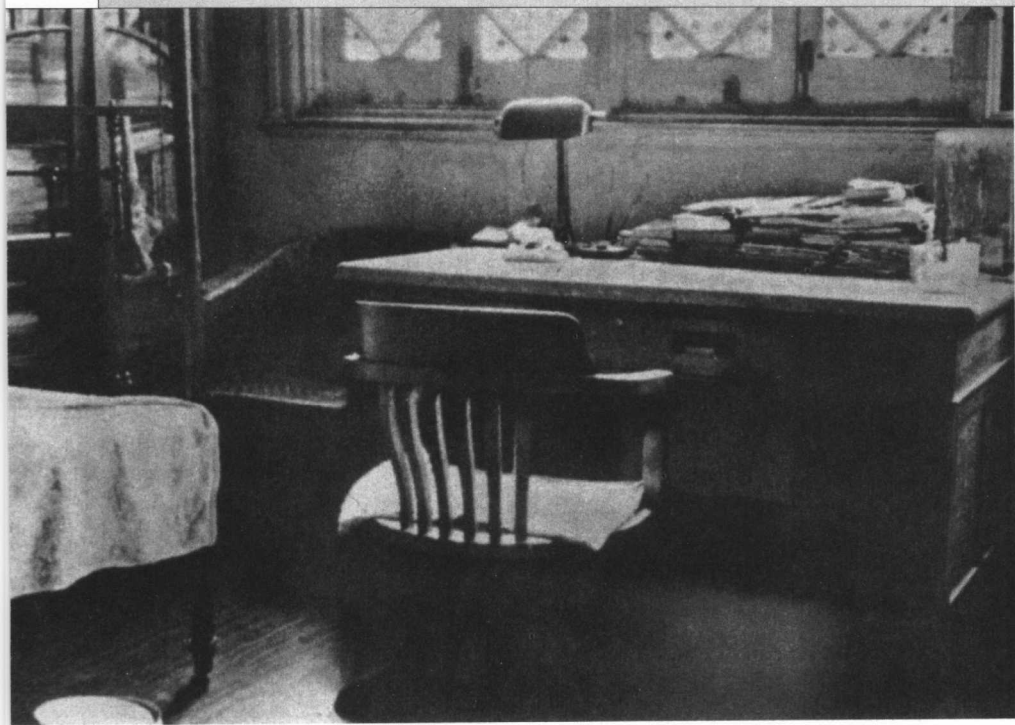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，悄女士在提出抗议，但叫我怎么写呢？悄婶子，悄姐姐，悄妹妹，悄侄女……都不好，所以我想，还是夫人太太，或女士先生罢。现在也有不用称呼的，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式，所以我不用。

鲁迅 1934 年 11 月 12 日信

鲁迅在上海四川北路大陆新村寓所二楼的卧室兼工作室。

来追捧，生活开始变得有滋有味、丰富多彩起来。但是，以往被生存压力所遮掩、压迫的矛盾，此时却浮出了水面。萧军此时与一位在哈尔滨时期结识的女士陷入情感纠葛之中，萧红的情绪陷入极度悲苦之中。

萧红对萧军是依恋的，惟其如此，才使她的悲哀那么深重。她怨恨着，郁闷着，又依恋着，外界在她了无情趣。萧军出外的時候，她便四处游荡，随意打发餐饭，除了鲁迅一家，她没有更合适的去处。她是将鲁迅当作慈祥的长辈来看待的，像童年时亲近的祖父一般，于是便惯性般地每日前往鲁迅在四川北路的寓所排遣时日。然而，她又是矜持的，不愿过多向不相干的人倾诉自己的软弱和屈辱。毕竟，爱人的不忠不是一件值得





他又去公园了，

我说：

“我也去吧！”

“你去做什么？”他自己走了。

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：

“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！”

“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！”

我不是少女，

我没有红唇了，

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。

为生活而流浪，

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。

他独自走了，

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。

我在家里等待着，

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。

萧红《苦杯》

萧红看鲁迅就像祖父一样，上海鲁迅的寓所是她常去的地方。1935年，萧红摄于鲁迅家门前的台阶。

向人表白的事。所以，朋友们都只是约略地、模糊地感到这一对作家夫妇的生活出了问题，也在萧红沉郁的面容上感到了她的悲苦，但她自己并不多言。由于二人都在苦恼怨怼中无从自拔，但又都无意就此分手，恰好他们共同的朋友黄源的夫人在日本东京留学，萧红分别多年的弟弟张秀珂也在日本读书，于是，二萧商定，萧红去日本，萧军去青岛，以一年为期来考验他们的感情，做弥合裂痕的努力。

在这样的心情下，萧红来到日本，学习语言、读书、写作。



我没有家，
我连家乡都没有，
更失去朋友，
只有一个他，
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。

萧红《苦杯》

给
像
我
姐
妹
的
——
萧
红

一九三五年三月分于海

张秀珂错过了和姐姐萧红在日本相见的机会。这张像是在上海拍的，他给姐姐和萧军各送了一张。

但在日本的生活是寂寞且寡趣的。张秀珂在萧红到东京的前一天已离开，姐弟俩错过了相见的机会；原寄希望能有所关照的黄源夫人，因经济拮据而提前回国，萧红更加形单影只。异国他乡，连讲一句话的人也没有，加上言语不通，她像一个聋哑人；没有书报看，想去街上走走，不认识路，也无法问路。她曾去神保町的书铺，却发现那书铺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里的一切太生疏了，满街响着陌生的木屐声，她的孤寂难以言表，就像充军西伯利亚一般，只能在信中抒发自己的孤



这是同游在一个池塘里的
鸭，
它们互相地不离，
可是终有分散的一天啊！
分离后的鸭鸭，
你们就不必再鸣叫了，
叫也是听不到的了！
(6.16.32)

寂和思念。自1936到1937年间，从东京寄出的书笺有几十封，经过漫长的岁月，逃过种种劫难，留存了下来，晚年的萧军曾将其做了适当的注释后发表。

再粗糙的人，都能从每一封信里，读到一个处于日常琐碎状态中的女人，对远方爱人的依恋和思念，以及对自己细弱灵魂的自省。病弱的身躯、纤细的感触，使萧红容易将眼前的苦痛放大几十、几百倍，把自己沉陷进去，啞摸、咀嚼，结果是不胜扰攘和更多的痛苦。“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，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。我崇敬粗大的、宽宏的。”她这样表示对自己的否定。

也许有赌一口气的意思，萧红想离开萧军一段时间，两人约定，冷静一下彼此的情绪。送走萧红后，萧军看到两只在水里嬉游的鸭子，感慨之余，在照片背面写下几行诗。

“这是同游在一个池塘里的鸭鸭，
它们互相地不离，
可是终有分散的一天啊！
分离后的鸭鸭，
你们就不必再鸣叫了，
叫也是听不到的了！”

东北那一方辽阔的黑土地养育出来的男女，大概都有一种对阔大、豪放、雄壮气质的爱好。就像《生死场》中王婆对张三态度的几次变化，表明了东北女人有一种与生俱来、与血脉共涌的对男性雄性气质的期待、倾慕和拜服；那么反过来，当处在男性的压迫之下时，柔弱的女人便成为这种“爱好”的附加品。这是无法避免的。

萧红也同样无法避免。

一个传统社会里女人中的异类，多愁善感，细腻柔弱，敏感多思，又风情张扬，不肯抹去一丝女

鲁迅的家是这两位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时时请教叙谈的地方。照相时，萧军一跃就坐到了鲁迅家的窗台上。



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的对她“保护”惯了，而我也很习惯以一个“保护者”自居，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！……我的灵魂比她当然要粗大、宽宏一些。她虽然“崇敬”，但我以为她并不“爱”具有这样灵魂的人，相反的，她会感到它——这样灵魂——伤害到她灵魂的自尊，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，最终要逃离它……她曾骂过我是具有“强盗”一般灵魂的人！这确是伤害了我，如果没有类于这样的灵魂，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！

萧军《萧红书简辑存
注释录》



这是1937年，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，无聊之余，给头戴压发帽、光着脊背、埋头写作的萧军的头部画的一张速写。



青年时代的萧军英姿勃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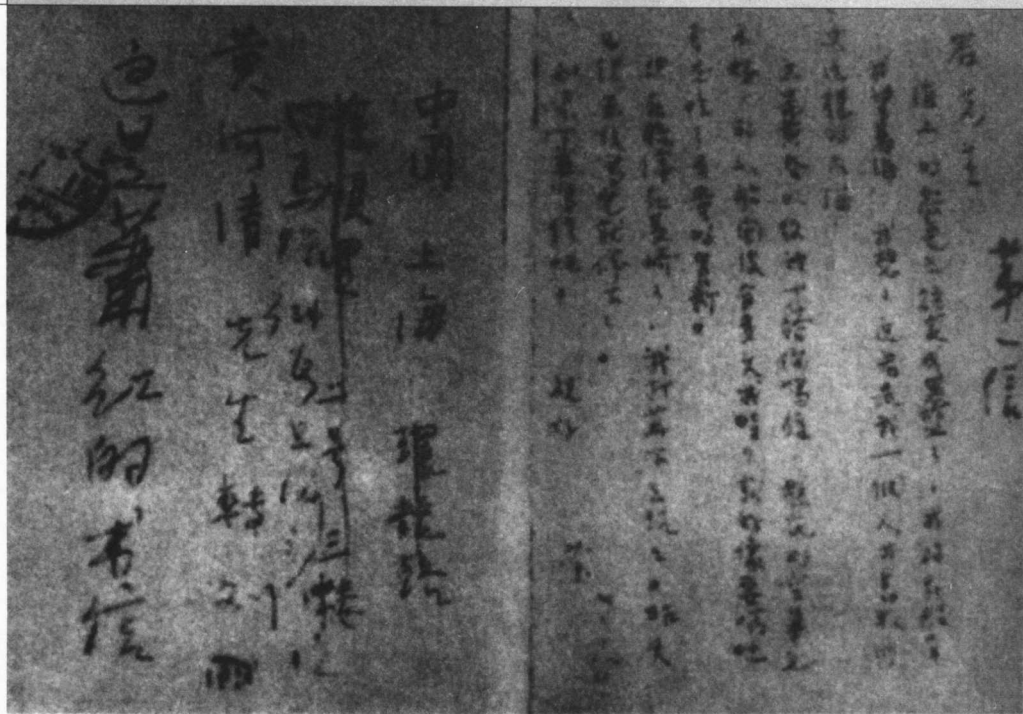
人的印迹。她“崇敬粗大的、宽宏的”，而与她有相同地域、文化、习惯、性情爱好的，她所深爱的萧军却时常伤害她。可能是无意的，但伤害却是实实在在。

有一次二萧在上海过霞飞路，萧军怕萧红被车碰着了，就紧紧抓住她的细胳膊。等过了马路松开手，萧红的胳膊上赫然五个手指印。这是因爱护而致伤害。另一个场合下，朋友们发现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片。关于这个“乌青眼”的来历有着不同的版本。萧军说在梦中和人争斗，一拳打出去，却打在身边萧红的脸上，第二天她就成了“乌青眼”。在梅志的回忆文章里则另有说法：萧红遮掩说是自己在夜里不小心碰的，一旁的萧军则敢作敢当不要萧红替他隐瞒。似乎是和醉酒失手有关吧。

看二萧的日本通信，有时也感到男女两性在感受上的差异之大，或者二人在性情上的区别之巨。萧红曾抱怨“腿肚上被蚊虫咬了个大包”，时隔四十多年，萧军为这封信做注时，仍然不解和“不屑”：“腿肚上被蚊虫咬了个大包，她也会说一说的，好像如此一说，这‘大包’就可不痛不痒了，其实我对她这‘大包’能有什么办法呢？”萧红之细腻与萧军之粗放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在萧军看来，这是健康者与体弱者的差异，“由于自己是健康的人，强壮的人，对于体弱的人，有病的人……的痛苦是难于体会得如何深刻的。所谓‘关心’，也仅仅是理性上的以至‘礼貌’上的关心，很快就会忘掉的。我和她之间就是这种情况……在我是不愿向任何人谈论自己病症或伤害的，我以为这是无益，也伤害到‘自尊’的

萧红启程去日本了，她还从来没有离开过萧军，心中充满了依恋。这是萧红在去日本的船上，写给萧军的第一封信。



坦率地说，尽管我从事文艺写作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，在起始是由于偶然的情况，但我却一直“不安心”也不“甘心”……似乎觉得这并非是我应干的终身“职业”，做一个“作家”也不是我终身的目的。而觉得自己并非是一个适于做这类工作的人或这类“材料”。我就这样矛盾了几十年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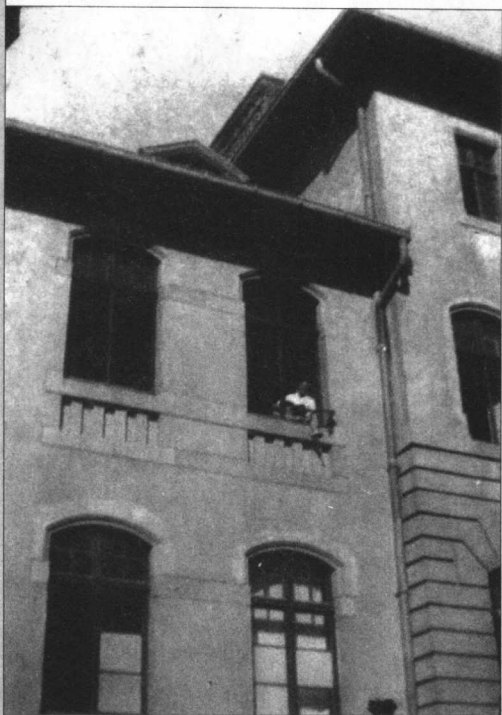
萧军《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》

事，总愿意把‘愉快’给予人。”萧军真是一位粗犷的东北汉子！其实，爱人之间诉诉病苦，哪怕一些无关大碍的小小痛痒，哪里就涉及到了“自尊”？

在信中，萧红常常会要萧军去买个软枕头、买一床可以当被子来用的有毛的床单、吃药、吃酒……这也惹萧军不耐烦。晚年的他承认，“她常常关心得我太多，这使我很不舒服，以至厌烦。这也是我们常常闹一些小矛盾的原因之一。我是一个不愿可怜自己的人；也不愿别人‘可怜’我！”萧红织就了一张绵密的温柔网，想把萧军网罗进来。可是萧军天性不喜拘束，他不干，自然不领情。



1936年萧军在青岛。



萧红在日本的时候，萧军去了青岛，住在山东大学一个朋友处。他从住所的窗户探身出来，在大楼背景中，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像。1937年摄。



近来时时想要哭了，
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：
坐在床上哭，怕是他看到；
跑到厨房里去哭，
怕是邻居看到；
在街头哭，
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嘲笑。
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。

萧红《苦杯》

这是崂山梯子石下
面山海中一个人家吃
香烟的女人是那个人
家的侄家姑娘，戴
六角草帽的，那是当
我领路的人。他感谢至
理，我们便在这里休息
一会。他们正在吃地瓜干。
八一九

萧军在山东小住时，曾和朋友结伴前往崂山，在沿途拍了一些风土人情的照片，随信寄给在日本的萧红。

女人日常的琐碎与爱娇如果总被男人的忽视与“不解风情”碰撞回来，无趣和怨气也就难免。心，就是这样一点点地被伤害了。

日本的通信，透露了很多类似的信息。萧军勇敢地承揽了一部分责任，但大多又辩别开去……

这样无聊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，萧红的日文水平逐渐提高了，写作也顺利起来，生活简单而平静，加之萧军来信中检讨了自己的错误，她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，将栖身的小屋布置得颇有趣味。那是六张席的小屋，收拾整齐了，就像等待客人来一样。草褥折起来当作沙发，一张小圆桌上站着一瓶红酒，旁